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説卷七十八

宋 衛湜 撰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别錄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説盛徳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

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宫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

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
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慎
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
禮所云似秦吕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
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含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
為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别錄所云則依
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
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囚俘截耳非其理

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

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
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
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
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央為大廟大室
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
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
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
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

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

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歷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此謂東廵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

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為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

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為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為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

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王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覲則位於內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為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

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扆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必受以文王廟而武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

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

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别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

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三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

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葢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

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

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緫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

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

九室室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

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

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為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戾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

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弃於方

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
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作明堂制度論竊所
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
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
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
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
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
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謂考工記盛德記月

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大過因而背馳孝謚之志稍欲搴而合之矣奈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為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輙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

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

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夘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戸戸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

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王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夘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

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

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宫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

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

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王藻曰天
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
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
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
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
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
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既

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胸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濶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

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説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令泛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

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攷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撫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按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為近矣而

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鍾磬㚒尊在堂自簷之內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来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脩廣崇髙略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髙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褊其南北

此為何意四不可也牎闥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皐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已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

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矣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以無重

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圓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

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為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

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内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
考工為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畫地四面方
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每室方三
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窻合八窻子午夘酉所
虛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
横數之為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
為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
虛各二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

筵脩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重屋橫六楹以為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廟敞其前凡一堂為一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為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脩廣不儉不

脩可以尊用以是為天子布政之官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析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分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明堂之制
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

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説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况夏室度以步乎故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户牖而無三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郊丘矣文王

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為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嚳所以為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

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況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兩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於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為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

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以明堂大廟辟廱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為辟廱又言或以為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説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為學宫大廟之不可為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辟觀也古之辟廱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

上圜則水有辟廱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廱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泰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辯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

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間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西之南即南之西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玄

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
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
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
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
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
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意粗可見考
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
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

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饗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案齊宣王欲毀明

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此又王者廵守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戸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

門外是覲在廟令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

横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縁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耳焉用設是泰有明堂以其近

古得古意猶多戸牖之間謂之扆三分其堂東以為
戸西以為牖則中為墉即扆之所也以是西北為室
之深奥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既言宗祀是亦廟祭
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義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為成
王立法使之至是月居是室須是政諄諄提耳之義
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此以施政事當為後君立
法後人有言為路寢天子之宫城必有路之象不害

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周公之
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
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己以
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
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
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
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
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

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扆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以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政言天子扆即黼也其繡用扆故謂之扆依即扆也以人所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黒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

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爲斧形故曰斧扆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曰天子南鄉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

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

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

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註可削天子成王

也谷戻在戸牖間其位王南鄉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王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為尊故在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

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内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為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為主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荅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居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

之西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西階者賔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於東而伯立於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者其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於門西北面東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内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説曰孟

子言周室之班爵祿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葢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西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為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

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别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

貴故彊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

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
釆皆北面而以東為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為上六戎
東面而以南為上皆以右為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
東面皆以北為上蓋以近君為尊故也至於五狄之
國北門之外宜以西為上矣乃以東為上何也蓋南
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
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
疑於君矣故與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為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閎又其外為應門又其外為庫門南門即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

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夷服外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

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為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

之所言已自可疑鄭註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

之蕃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註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

但天子宫内有路寢故應門之内有路門明堂旣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侯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旣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来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已君初即位皆来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别於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甸在侯服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采綏服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移寖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蠻先夷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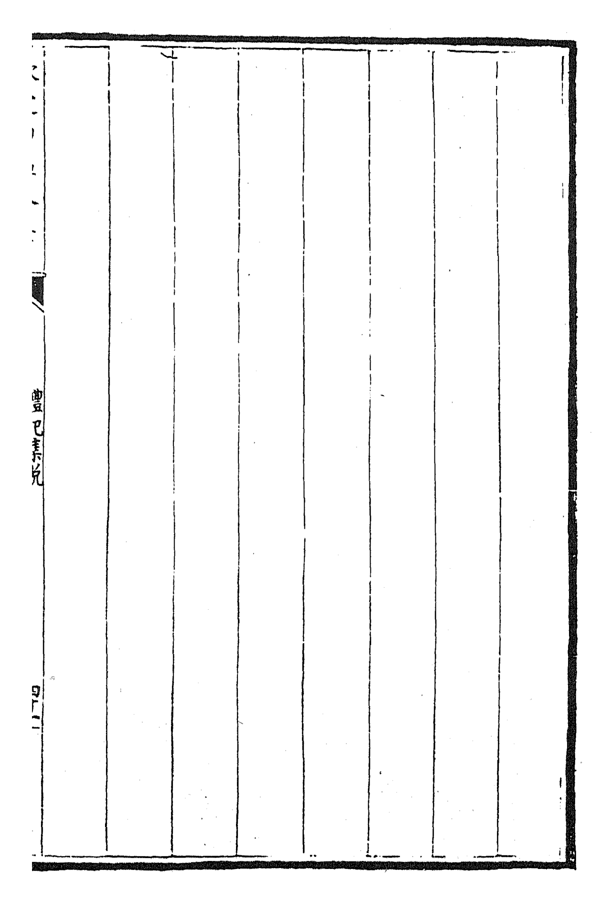
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顧服甸事男顧服采事蠻顧服吏事也九釆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䟽變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顧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君即位與其新爲諸侯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已焉故明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末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

堂之位

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列金石在虡璆贊充庭繅旒衮珽天臨乎其上簪綬舄履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必至則内之諸臣可知且王宫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内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

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為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凡千七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靡袂屬蓋不勝其雍矣故自公而下列為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立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内為五室可以槩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

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相嚮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戺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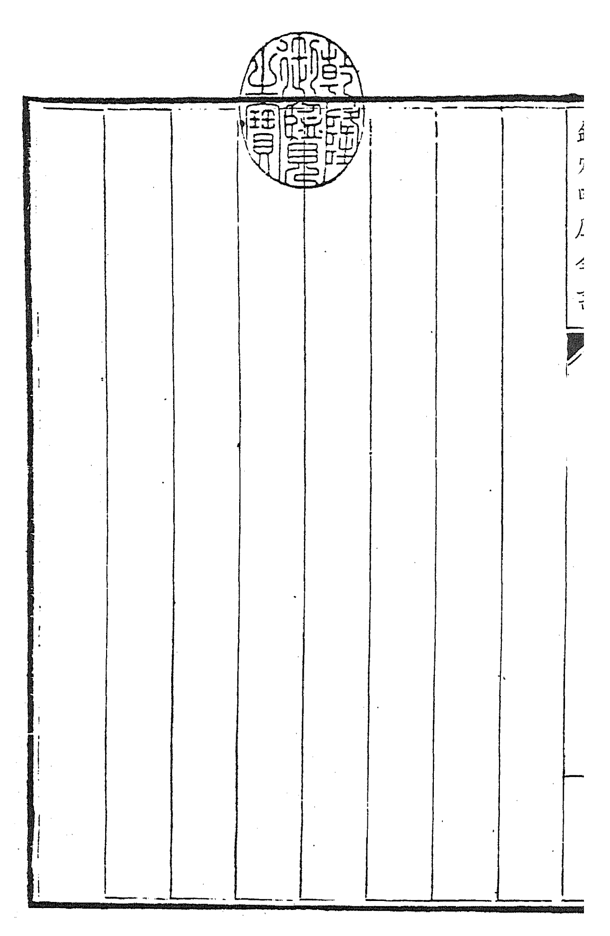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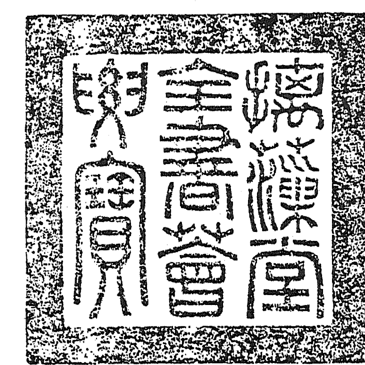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一頁後二行東西九筵刋本筵訛仞據周禮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則是室數頗多刋本室訛實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謂青陽之右个刋本右訛左今改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故與北面者同其上刋本與訛於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九

宋 衛湜 撰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大司馬職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若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甲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

九佚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歳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佚蓋舉其甚者以

明武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勲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强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於幼弱之間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鬼侯豈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周公之志

槩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一二者為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璧羨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為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

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王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山陰陸氏曰泰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刳
剔孕婦次曰剥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斮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令曰脯鬼侯而已
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義衆所謂明諸侯
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書
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

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為薄成王雖幼不
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
公於是焉辭攝以為潔則可也以為聖人則不足矣
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
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
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
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
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内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来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将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歳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廵狩而同則為宫於郊設方明而祭之畨服世一見未有與諸

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為故記禮者以為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

若固有之以為以枝代王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於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為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葢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

周於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其本於黄鍾一也故度起於黄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黄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

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内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為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考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勲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

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下皆為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

阜又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為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

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宫文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謂伯禽者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於外抗世子之法於

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於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者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為周公之芳烈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廣敷於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天命三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彙由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熈有周之猷為以成一代之典著於六官以遺成

王俾踐於躬以為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
唐虞距今未有能迨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
地覆載萬物無有窮也者周公之芳烈也故成王以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
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
王王功曰勲言勲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

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

并附庸言之則為四方百里孔子以為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

然魯既受爵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為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乗謂出千乗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乗百里之國適千乗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乗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

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常攝天子之位邪非周公之意矣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勲勞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

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祀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

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
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
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
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
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
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
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邪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

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葢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尚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韣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

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韣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覲禮言載龍旂弧韣則與此同義十

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

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變公為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

大路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

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
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
公曰世室羣公稱宫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
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黄彛也灌酌鬱

尊以獻也瓉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瓉
篹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
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
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之距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
物具備之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
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
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

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
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
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
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
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
饗朝饗之祭再獻所用令褒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
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黄目者鬱謂鬱鬯酒黄目
嘗蒸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

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葅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形似管亦薦時所用篹既用竹不可刻飾故知雕鏤其柄鄭註飾其直直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

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總稱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直有脚曰梡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横木

曰嚴夏世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魯者也魯有閟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於天以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於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

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勲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别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内也罍也者貯酒而給於尊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罷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於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為

災罷之名罍罄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瓉所以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瓉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瓉同意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圜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

尸璧之體有降於王故賔長以之然散與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黄目即黄彞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

所寶也瓉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爲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陰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

因以為加焉

馬氏曰黄目者以黄金為目也郊特牲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葅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篹所薦謂陸産之物也凡罍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亗也以二之而

已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
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
先言璧散葢禮正獻以小為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
大為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令曰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
嶡殷以椇周以房俎令曰梡嶡梡嶡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鬱人不加鬱謂之秬鬯鬯
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

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
二卣賜召虎周公在東都日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
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
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黄彝黄彝即黄目賜諸侯或
一卣或二卣不言黄彝何也卣乃中尊葢黄彝别名
或謂尊有三彝為上卣為中罍為下失其義矣凡灌
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
也故鬱尊有黄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

圭末免僭天子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赤盾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

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韎師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

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言

皆於大廟奏之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章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

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故見而襲以舞大武弁而裼以舞大夏内則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後　又新説曰積與弁文服也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陽以陰成之故裼武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而以舞大武　又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象而舞大武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繼之夏籥序興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

則大武而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為征伐之名夏為文明之地武王以征伐之大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為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其樂以夏為文明之

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為含陽之色玉為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而立武焉弁必以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裼則知武之為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

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樂蓋中天下而革立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驩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韎師及旄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徵也東為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為大焉周官專

以韎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為尤遠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欲報周公勲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為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為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為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

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
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乃言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
德之舞而後文治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
九功之舞然皆先武而後文葢曰武以威衆而平難
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

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
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
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
設錫是也王戚剥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剥圭以
為鏚柲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
者為王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為事者
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温純之德爾此武舞
之道也籥所以為聲翟所以為文聲由陽來故執籥

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
樂如此則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
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
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
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
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
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

與焉祭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　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鞻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為長饗於

燕為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鞻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别可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内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磾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

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賛君命婦賛夫人各揚其職百官

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曰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

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

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賛佐也命婦於內則

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

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徳宜饗此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犧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緫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筓六王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

案周禮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褘衣則后服之上者故鄭云褘王后之上服也迎牲于門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當祭之時令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祚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隂之地君於祚法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隂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褘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為二王之後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王亦被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也首飾以副為名者首以髮為正飾則副

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
俎則肉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
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
于室可知牲則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
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宫奉六
齍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用豆則籩
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
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

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豆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籩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内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王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葢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
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
籩命婦賛夫人男女相辟别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
人副禕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賛夫人言賛不言相
優尊也據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
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

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為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

當朝之年以朝覲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爭竟故也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為方四方勾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為主故於祭謂之礿秋以薦新為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

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葢禮有所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廵狩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脱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

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

王綿之詩證諸侯有皋門應門也

旴江李氏曰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臯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令于宫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内故君出疆

甍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内之證也庫門應在内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臯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臯者始事之辭記曰臯某復周官有臯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臯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為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為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

者以路為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為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狥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是也此皆天子

之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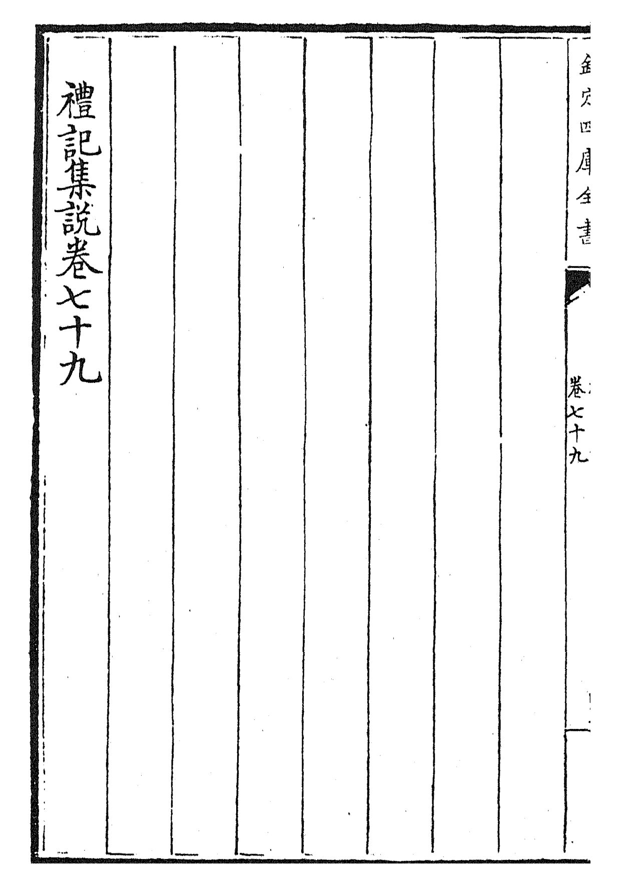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指虎賁
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
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
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
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
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
門也無道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
三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外治朝在應門内内朝在畢

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臯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内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罷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為民極則築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罷械所以除戎器戒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内亦宜矣五曰臯門臯緩也近則迫遠則緩臯門為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臯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臯門近庫門故庫門比

皐門之制自内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皐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内故自内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皐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為名取其别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為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宫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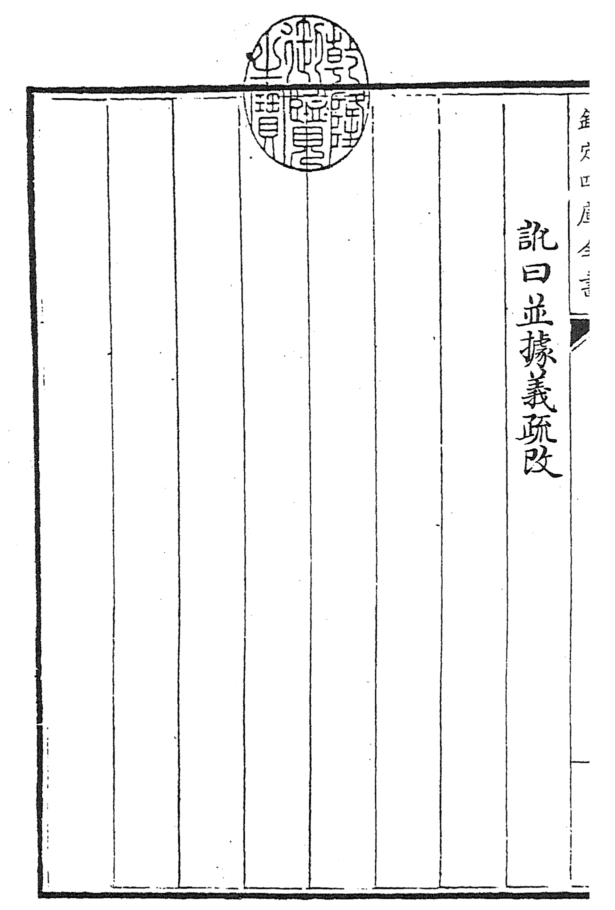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説卷七十九

謹案第九頁後五行然未足為周公之芳烈也刋本為訛以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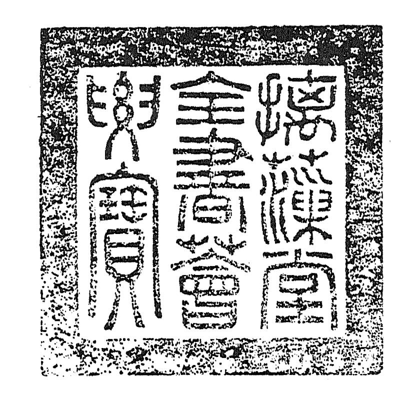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八行其食者參之一刋本脫一字據義疏增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不加鬱謂之秬鬯刋本加訛知據義疏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宣王以圭瓚秬鬯二卣賜召虎刋本召虎訛文侯又周公在東都日刋本日



訛曰並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錄監生臣康偉

